

文学聚光灯

为中国当代农村生活建立宏阔的文学景象

——关仁山长篇新作《白洋淀上》读后

杨 扬



关仁山三卷本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以近二百万字的宏大篇幅，围绕雄安新区建设和乡村振兴计划，展示了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最新变化。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关仁山是那样长久而执着地关注农村变化、书写农村生活。从《日头》《麦河》，到《天高地厚》《金谷银山》，他对农村题材的情感投入是全部的、完整的，他的文学写作，丝毫没有从乡村生活中偏离和游离出去过。有的作家的作品表面上是写乡村乡土，其实是借助乡村乡土在表达自己的一种文学理想，乡村乡土只是其小说实验中的元素和符号。而关仁山的当代农村题材的创作是鲜活的，是直面当下的，四十多年来，他不仅注视着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且对祖祖辈辈生活于大地上的父老乡亲们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都有深情的关切。作家出版社新推出他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他以近二百万字的宏大篇幅，围绕雄安新区建设和乡村振兴计划，展示了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最新变化。

中国农村生活的开阔和书写不尽

关仁山对农村生活怀有深厚感情，他出身农村，熟悉农村生活。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这种关注热情一直持续到今天都没有减退。与一些把乡土当做文化地理标记的文学写作不同，他不是将一些地方的乡土风俗大肆渲染，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学标签和写作符号；相反，他是一种平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是沉浸到当代农村生活之中，以文学的方式感受着农村生活的酸辣苦甜。

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毫不喧哗，无故作惊人之举。读他的小说，让人真切体会到中国农村世界是一个多么开阔而写不尽的世界。关仁山是有这方面自觉意识的，他很有定力地一部接一部地创作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他毫不犹豫，毫无瞻前顾后和患得患失。

最新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书写了2017年4月以来，河北雄安新区设立后，在白洋淀地区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活变化。雄安新区建设是国家战略，引发了白洋淀地区广大农村的巨大变化。《白洋淀上》从开篇就对这一国家战略持积极态度。小说中的人物，从省部级高层领导，到白洋淀王家寨的父老乡亲，都深感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尤其是白洋淀地区的农民兄弟，对这种变化怀有热切的期盼，他们相信国家、政府的政策会给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

小说首先揭示了随着雄安新区建设的开展，给该地区带来的环境变化。一是引黄河水进白洋淀，将原先白洋淀地区缺水和水质污染问题改善了；接着是建造千年绿化林带，大片的优质原生林植根湖区，原先脏乱差的农村生态环境从根本上得以改观；还有那些污染白洋淀周边环境的低水平生产加工厂关闭停产了，高新技术人员和产业落户雄安；

个体农户告别了一家一户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学习新技术，土地流转，向着现代化、规模化的业态转化。这一系列农村社会生活的改变，是随着雄安新区建设，在白洋淀地区农村发生、发展着的，是中国北方农村正在进行的一场历史巨变。

对于关仁山这样长久关注农村生活的作家而言，他在小说中以一种历史对照的手法，来展示他宏大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想象。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表达，不是简单地照搬以往那种书记员式的客观记录与宏大叙述，而是发挥他自己的文学特长，以饱满激越的现实主义文学情绪，深情地诉说人物故事，有点接近孙犁、浩然小说世界中的那种审美和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理想态度。小说中一些重要事件或人物情节的描述，穿插了不少历史场景的对照。诸如20世纪初的白洋淀人是怎么迎亲嫁嫁的，对照着21世纪的今天，像主人公王决心、乔麦是怎样迎亲嫁嫁的。这种对照以最简洁的方式提醒人们，经过百年历史发展，白洋淀地区的乡风村俗已经彻底改变了，乡村文化的根受到历史大潮的洗礼，现代中国商品经济的氛围已经深深地笼罩着今天的乡村世界。小说中的这种历史回溯片段的穿插、对照，或许初读他小说的读者，会觉得情节跳跃太大，人物、故事头绪太多；一个今天的人物，故事还没有充分展开，另一个历史场景就紧跟了上来。但读多了之后，就会懂得这是作者在有意用一种历史对比的手法来处理人物、故事。其文学合理性在于面对巨大的乡村社会变化，有很多人物故事和历史内容要交代，千头万绪如果都娓娓道来，估计二百万字的篇幅都难以承受。

关仁山选择了这种对比对照手法来处理人物、故事，简洁明了，省去了许多过程描写和文字交代。以婚姻为例，白洋淀农村原有的迎娶方式热烈而隆重，但到了今天，结婚、离婚好像就是一句话的事

儿。小说中王决心与朱环，还没有进洞房就离婚了，婚变得轻而易举，这在传统社会需要下大决心决断的人生大事，在今天一些农村青年眼里，被轻轻地放到了一边。农村女青年乔麦为了攒点钱帮哥哥成家，自己先嫁给王家寨的能人腰里硬，一般人以为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会有更多的男女追求，但在乔麦的婚姻起步阶段，钱确实起到了奠基作用。

小说中从白洋淀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甄爱社，尽管做到了副省长这样的高官，却也是收不住自己的多种享受欲望，最终将自己送进了班房。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从各个方面显示着白洋淀地区农村生活的多样性和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色，很有生气，别开生面。

着力塑造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新形象

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以宏大的篇幅着重塑造的是新时代的新农民王决心和乔麦这一对男女，他们是当代中国文学世界中的新形象。

与所有现存的当代长篇小说中的青年农民形象相对照，他们与土地的关系真正具有农民的禀性和气质——土地不仅是他们的生命和共同财富，也是他们的情感归宿与梦想寄托。他们之所以没有离开土地，离开家乡，是因为这里有他们的根。与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农民出走的行为意向相比，王决心和乔麦是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故土的新人。在城乡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很多年轻人离乡出走，到城市谋求发展。但王决心和乔麦这对年轻人，依然留驻在白洋淀的乡村土地上。乔麦为了讨生活而不得不从一个村嫁到了另一个村。如果不是王决心以及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开展，或许她最终也会像很多农村青年那样进城打工。王决心的前妻朱环，就离开白洋淀，到南方城市去打工。或许这样的选择是农村青年基本的生活状态。但对关仁山这

个土生土长的乡村作家而言，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下中国乡村世界的最终出路和归宿何在？在抚养过自己的生长之地，农村青年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和未来希望？《白洋淀上》以王决心和乔麦这对创业者的动人故事，告诉新世纪的人们——农村青年在自己的故乡可以有所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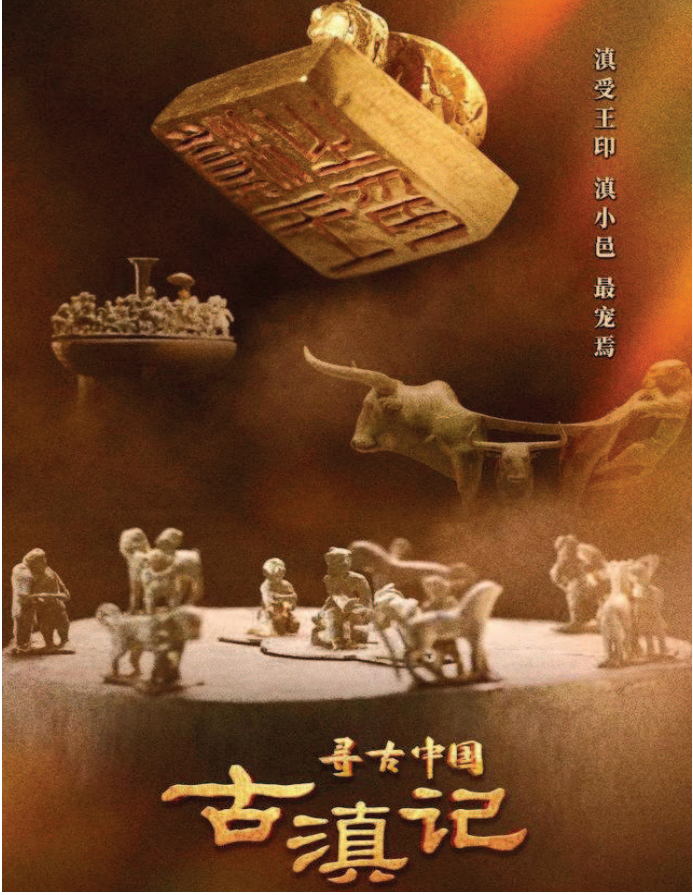
当然，关仁山在小说中选择的环境有点特殊，那是雄安新区以及白洋淀地区的农村。如果说，前四十年有南方深圳的开发，构成了一个小渔村蜕变为世界名城的神奇故事；那么四十年后，雄安新区的建设，在人们心目中也在延续着这样的期待。只是很多人对这新世纪的新传奇，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新的时代想象。小说展示了新时代更加阔大新奇文学景象：国家层面对雄安建设的全面规划；央企和高新技术团队的进驻；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序的推进；乡村建设和经济转型有序开展等，这些小说中的叙述与展现，给人们提供了新时代中国农村变化的新流程、新图景和新气象。但关仁山在小说中也没有抹去历史巨变中的沧桑感和社会转型时的疼痛。通过小说的窗口，人们会注意到白洋淀地区的农民兄弟为建设未来新城，默默地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些人献出了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一些人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劳作方式。王决心一家世代在白洋淀靠捕鱼为生，最后也不得不上岸，开始学习新的谋生方式。

乔麦是新一代农民，作为女性，她不甘心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受苦受累，希望赶上国家农村新政的好时机，流转土地，深耕农业，发展自己，改善生活。但巨大的经济压力，让她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这两位农村新人创业奋斗的艰辛，让人们再一次体会到今天农村青年成长成才的不易。关仁山以朴实的现实主义描写，在这些人物关系和人物塑造上，显示出鲜明的文学个性和时代感。

《白洋淀上》描写的是正在进行的历史事件，这种近距离描写对一位当代小说家而言，是一种考验和挑战。一般而言，写过去的人物、故事相对比较顺手，而写当下的人物、故事，难度大，不太容易掌控，因为人物、故事都处于流变之中，需要作家自己去判断、评估。

尤其是当代农村生活，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写新农村生活的作家不计其数，但留下来的优秀作品并不多。关仁山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生活持续不断的文学书写，独树一帜。面对他一次次用力展现的当代各阶段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变化图景，人们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驻足细看，认真阅读，倾听其笔下人物的呼唤，感受其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

2023年小满于沪西寓所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本报记者 宣晶

文明，是解码一个民族为何能绵延不绝的重要钥匙。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融合发展的伟大进程，既埋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和古籍里，也藏在古迹与古物中。5月2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开播，用独具匠心的影像，为“何以中国”写下生动的注脚。

“于是以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当司马迁笔下的“滇王王印”现世，沉睡千年的古老文明逐渐“苏醒”。首播的《寻古中国·古滇记》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创造性地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探寻中华大地上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节目以“思想+艺术+技术”融合传播理念，让更多文物、古籍和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青铜器记录下“无字史书”，螺蛳山定格下“平常的一天”，石寨山的“滇王之印”“并入益州郡”都在指向大一统，《寻古中国》将古滇国的文明碎片一片片拾取拼接，在文明的纵深处进行探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梳理与阐释，展现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在文明纵深处探寻，解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

如今，“滇”作为云南省的简称众所周知，但2000多年前古滇人创造的文明却鲜为人知。历史深处的神秘古滇国存在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等古籍中，它的存在也被先秦时期的环珮丘遗址、战国时期的牛虎铜案、西汉时期的滇王金印等古迹、古物所印证。借助云南滇池周边地区的最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寻古中国·古滇记》走进一个个考古现场，透过大量螺蛳壳堆积的地层、数以万计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等发现，勾勒出古滇人的生活场景和发展脉络。

作为祭祀礼器的牛虎铜案，不仅是工艺精湛的艺术品，还折射出中原祭祀礼仪对古滇国的影响。先滇时期环珮丘遗址，展现出滇人“靠水吃水”的生活习俗，这样的饮食习惯延续至今。以失蜡法铸造的贮贝器，定格下扛铲者、背袋者、抱罐者、抻布者、顶物者等各色人物的生动一瞬，反映了古滇国热闹的集市场景。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王金印”，则为典籍记载下的“滇王王印”找到了考古实证。《寻古中国·古滇记》首次披露的宝贵文物不韦丞印封泥，以及此前广受关注的滇国相印封泥、数百枚简牍等考古证据，共同表明西汉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已经对包括古滇国在内的云南地区实施了非常有效的行政治理。《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以及考古中大量古迹、古物的不断涌现，证明了古滇文化最终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汇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中华大地积淀着人类文明旅程中最悠久和绵长的文明精华。记者获悉，《寻古中国》首批共推出《古滇记》《古蜀记》《玉石记》《寻夏记》《云梦记》《稻谷记》《河洛记》等7个系列节目，生动解读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系统。以“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为主旨，这部系列纪录片将中华文化的多个枝节与主干进行统一性解读，以真切的史实、物证来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与丰富性。

古滇、古蜀、云梦、河洛……这些藏在古书里的名字引发人们无限遐想。如果能穿越到千年前的古地名现场，那时的人们生活、人们的创造又是何种景象？看完《寻古中国》的一个又一个系列，就会得到满意的答案。节目把零珠片玉的历史线索，通过推理想象和数字建模，最大限度地还原为历史现场；把晦涩难懂的符号元素，以清新的文风和年轻时尚的表达，为观众道破玄机；引领今天的受众理解和感悟中华先民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重返历史现场，创新制作方式让文物“活”起来

用年轻化语态讲述文明故事，《寻古中国·古滇记》创新“实景主持+CG动画”的制作方式，呈现效果更加真实立体。节目中，主持人站在古滇国的土地上风时，画面中配套出现动态影像，以实时交互的方式展现千年前的古滇国风貌，更具沉浸感与趣味性。而穿越机的拍摄视角则让观众感受宏大的考古现场，体验厚重的历史感叙事。

场景“活”起来，文物“活”起来。节目深化“思想+艺术+技术”创作理念，对文物进行360度环绕信息采集，充分运用自由视角、大场景3D扫描、XR+等新技术，以立体“放大镜”般的定格方式给文物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一个个散落的古迹、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拼合还原了古滇国的社会样态和生活面貌，串联起古滇与中原的共生脉络。

通过创新设计视觉形象，《寻古中国》把视角从博物馆直接带到考古现场，以一眼万年的古今“穿越”，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断流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生动反映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节目走进考古一线，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考古工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索过程和心路历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厚重的文化根基，是维系全人类的精神纽带。其中，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重大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寻古中国》将不断走入中华文明的其他细流中，系统梳理出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用鲜活的电视语言展现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迪士尼真人公主片魂魄全失?这回真不怪她

■本报记者 柳青

真人电影版《小美人鱼》的主角海莉·贝利有可能是迄今最倒霉的“迪士尼公主”。自选角阶段她就成为“怀璧其罪”的矛盾焦点，影片公映的首个周末，口碑不佳，大量负面评论集中指向女演员，却视而不见这样一部大制作童话电影在视觉奇观和音乐层面的功亏一篑。



真人电影版《小美人鱼》公映的首个周末，口碑不佳，大量负面评论集中指向女演员。图为影片海报。

《小美人鱼》的确是一部严重低于预期的迪士尼真人电影，但要为影片的“不好看”负责的并不是女主角，正相反，这个青春健康、唱功优越的姑娘极为本分地完成了她的工作。以女主角的颜值来给电影打分、对女演员进行容貌羞辱，这恰恰证明迪士尼至少在选角这件事上做对了——向俗陋的刻板印象发起挑战。可惜这点挑战意识最终全面地输给保守的剧作和制作。

在安徒生写作的时代，他既没有意识、更没有白纸黑字地规定小美人鱼长什么模样。这不奇怪英国剧作家马丁·麦克唐纳在讽刺剧《暗黑暗黑的阁楼》里写出神来之笔：焉知“小美人鱼”不是缘起于刚果的女奴、是被近代西方文明刻意忽略和遗忘的恐怖历史？迪士尼当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尖锐态度和冒犯感，但动画片《小美人鱼》在其诞生的1980年代末，也并不是对当时大众审美习惯的迎合。小美人鱼的动画形象是红发绿眼的女孩，这是爱尔兰裔的明显特征，当时的爱尔兰裔社群是依然被美国主流阶层所排挤和轻视的，创作团队有意识地用这样的形象向他们表示情感上的倾斜和支持。所以，小美人鱼不存在“应然”的具体形象，要求她肤白貌美是个伪命题。

电影《小美人鱼》开场的第一个画面题献给原著作者安徒生，画面字幕是对原文的引用：“人鱼没有眼泪，所以她们承受的痛苦比人类更深。”这句话和全片一点关系都没有，纯属多此一举的文艺腔。事实上，在按部就班地再现原著让人心碎的精神世界和另辟蹊径讲全家欢的人间童话之间，迪士尼历来选后一种。1989年的动画片《小美人鱼》自成经典，早就剪断

了和安徒生之间相连的精神脐带。在原作中，小美人鱼真正的一生所求是“不灭的灵魂”。迪士尼借用了原作的部分设定，另起炉灶地讲了一则励志的成长童话：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地进入“他人的世界”，不同的群体终将互相接受、彼此融合，而不再视彼此为“怪物”。在这个过程中，爱情是勇敢者得到的赠品。显而易见，这是移民社会里的幼儿宣教思路。

从严肃的文学眼光来看，动画《小美人鱼》是对原作的降维式改写。但在它诞生时，它打破了观众对“忠实改编原著”的期待，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大众娱乐的产品。它的肤浅的甜美快乐，反而是它敢于突破保守改编思路的成就。这就触到了包括《小美人鱼》在内的几部真人版“迪士尼公主”所共享的先天病。《美女与野兽》《灰姑娘》《小美人鱼》，迪士尼的这些动画经典，没有一部是对这些故事原型的“唯一合法改编”，这些创作于不同年代的动画经典在它们诞生时，是不同程度带着时代趣味的“故事新编”。但把这些经典旧作翻拍成真人版时，电影资本为了收益最大化，选择了保守且偷懒的安全生产的方式，也就是照着动画复制粘贴。依赖动画版的红利，决定了这些真人版公主电影在精神气质层面的保守，剧作内在的保守，注定了影片难以实现外在的美学表达的提升或变更。

比如《小美人鱼》，选角的确是反对种族刻板印象、挑战容貌焦虑，很得时代风气。但叙事的底层逻辑仍然是“爸爸的小公主，妈妈的好女儿”，男女主角功德圆满不是自由意志争取来的，而是父母成全后的“目送”，小美人鱼都离开

大海融入人间了，仍然是“爸爸的女儿”。试图把时代先锋和保守产品两头的红利都得，这不是“既要又要”的投机思路么？

以及，对动画逐帧复刻的真人版，实质把电影观众的期待变成了类似东亚传统戏剧的观众：默认情节和细节一成不变，关注演员和表演时的情境的呈现。这就对真人版的导演提出了近似于“不可能的任务”级别难度的挑战：怎样再现动画名场面的同时，用现有的技术制造“更强烈、更有冲击力、更爽”的奇观体验？让罗伯·马歇尔来导演《小美人鱼》，是个“双向不奔赴”的糟糕决定。罗伯·马歇尔擅长处理有限空间里的高度舞台化的杂耍式场面，他的优势是创造艳俗的、极其有人造感和人工感的娱乐马戏，让他拍无边无际的海底奇观，简直虎落平阳，毫无用武之地。关于海的恐怖和海的斑斓，珠玉在前的影像呈现太多了，而眼下的这部《小美人鱼》呢？有观众在社交网站留言，说得很是中正：从头到尾，一个能留下印象的场面都没有。

海莉·贝利并不让人失望，她的嗓音和唱功甚至比预想的更好。比如姑娘的演唱，作曲林-曼努尔·米兰达才是失手的。一如导演没有在动画的基础上提升视听的品质，被视为“大神”的作曲米兰达也是循着动画的音乐原地踏步，影片的歌曲水准不堪和他的前作《魔法满屋》《海洋奇缘》相提并论。难以想象《汉密尔顿》的词曲作者为《小美人鱼》执笔，结果连一支唱得响的歌都没有。

丢了视觉奇观和传唱歌曲这两个引以为傲的强项，迪士尼真人公主片的魂魄全失，这还要甩锅给女演员吗？